



## 汗洗乌金

◎ 姚国磊

六尺木筛悬木桩，尘扬弥漫九丈三；  
溪中墨汁混汗水，掏出明日室中餐。

太阳还在山的那边，乌峰山上飘浮的云气在山凹间时集时散，镇威公路上的塘石路也是有一段，无一段的，蛇形般地不断向上延伸……。

新加宽的水泥篮球场上，早早就被一片一片的“霸占”完了，有几块已开始铺晾了煤矸；通向坑洞口的小土坡上，本来是没有路的，经大大小小双忙着抬、拎煤矸的赤脚，不几天就走出路来了，最后只留下小土包上的几小撮茅草根……。

“大双，去叫小双过来吃饭…”叫大双的男孩顺手抓起个硕大的一个洋芋，向这边跑来，大花脸，七、八岁，赤裸的上身满是煤灰，嫩黄嫩黄的小脸上也被抹了几片黑灰，见了人，微笑的露出了还留着几片洋芋屑的大白牙来，手上拿着的烧洋芋也黑乎乎染了几个指印，狼吞虎咽吃了几口，快步地跑去……！

唰…、唰…，唰…，唰…、唰…，唰…，一片铁筛声……，大人们抛开臂子，机械般的晃动着的巨大筛子，煤尘从阵阵摆动的筛料里飞了出来，不一会儿球场的上空形成一个大大的灰团，灰团中的人们，先还分辨的出衣服的色彩，随着汗水的渗透和沉落下的黑灰沾染，清一色变的统一，背上背着小孩的妇女已把睡着他（她），放到灰团外土埂上稍稍换点清新点的空气……；幽灵般的孩子们时隐时现地穿梭在粉尘里，搬运着不同的煤料，大家各自以家为单位，有序地忙碌着自家的活计，连放在不远处的水罐盖碗上也落了

一层厚厚的粉尘，其实所谓的大人，基本都是妇女。

今天应该是个好日子，下午太阳一定会很辣！

场上原先晾着的煤矸逐渐换成了乌黑的炭堆！

公路下面澡塘池中，十几个妇女站在黑乎乎的水中，不停的摆动、淘洗着铁筛筐里的煤粒，谁也不跟谁闲聊，各自忙着手中的活计，满头满脸的煤灰、汗水、混合着溅起来得黑水，把早已散乱的头发缠绞成一团一团的，使你从唯一动转的白眼珠子里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人来……！

球场至澡塘，全身黑裸的“小蚂蚁”们手无空闲地来回运送着煤料，脊背上的沟槽不停流着汗水，太阳逐渐向西移去。

乌黑黑的浆水中站着黑躯躯的人，黑躯躯的人淘洗出乌黑黑的煤……！

从新清扫过的场地上，一片一片乌黑的煤粒在黑孩子们的翻动下，折射出了微微乌亮的光烁！

“风……，风来了”大伙又忙碌起来……，借助阵阵微风，大人们拿起扬筛，认真地扬去煤粒中残留的粉尘，孩子们在一旁打着下手，扫、拢、堆、装、搬、忙的不亦乐乎。“打不干的井水，使不干的力气”，在这群忙碌的孩子中显见的更加分明！

一袋袋装好的滤料排成长长的一队，矿长推着板秤来到场边，开始收货：手不沾灰，矸石微少，颗粒均匀，“检过…”，“过磅…”，一个大塘瓷碗添减着每袋的差头，“缝口”、“入库”、如同粮食收购一般，做为一家之主的妇女们认真仔细地把写着斤头数得小纸条，小心的收藏好！

人们稍做休息，一窝得又蹲到齐胸深的澡塘里，趁着刚刚澄清点的水搓洗着各自的衣服，其中还夹杂着几个戏水的孩子…澡塘中稍为沉淀下来的水又一次变得黑乎乎地。

从坑洞里无私地流淌来的矿坑水，带走一股股被扰动起的黑浆，流向地里的大沟。

一大群乌鸦停休在公路傍几大棵高大的油桐树枝上，悠闲的梳理着羽毛，享受着快要落山的夕阳！

